

博雅的頌歌——《刺激 1995》

陳倩宇*

史帝芬·金（Stephen King）原著，法蘭克·戴瑞邦（Frank Darabont）編劇並導演的《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5年以《刺激 1995》之名在台上映，講述一個年輕的銀行家安迪·杜弗倫（Andy Dufresne）因為謀殺被判處終身監禁，冤獄十九年後越獄成功的故事。本片雖有逃獄情節，卻不走常見的逃獄套路，沒有打打殺殺，沒有裡應外合，也沒有高科技高智商，而是由一個平凡人獨力完成逃獄大業，是以並不「刺激」；或許是這個緣故，讓本片上映時未能吸引到合適的受眾而票房黯淡。然而，筆者以為正是這「非典型主角」的設定，讓本片熠熠生輝。

安迪，波特蘭銀行副總裁，青年才俊，有錢有車有房有嬌妻，堪稱人生勝利組，

卻在一夕之間噩運接踵而至——先是妻子向他坦承外遇，接著被指控殺害妻子及其情夫，儘管安迪在法庭上堅稱自己沒有殺人也不被採信，就這樣被送進了鯊堡監獄（Shawshank）。

鯊堡監獄環境封閉，典獄長諾頓（Samuel Norton）憑藉法定權力和警備隊長海利（Byron Hadley）的警棍與佩槍管理囚犯，宛如鯊堡皇帝；獄中犯人亦形形色色，本質有善有惡。在安迪越獄之前，電影用了五分之四的長度細膩描繪安迪的獄中生活：從被欺負到贏得囚犯友誼，到成為非正式領袖；從被管理階層漠視到加意保護，到跟管理階層利益交換，安迪在監獄中一步步崛起。編導藉由多起事件呈現安迪其人，並為其後越獄成功作鋪墊。



*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

編導刻畫的安迪是什麼樣的呢？安迪身為銀行副總裁，本身即具有金融與會計專業；而專業以外，他的興趣是地質學，嗜好下棋，喜歡音樂，還涉獵經典小說，熟讀聖經，連圖書分類法都會，全然文化人形象。紮實的專業素養和廣泛的興趣，構成安迪在獄中存活下來及越獄成功的硬實力——幫獄方報稅，得到管理層保護；以刻石子打發時間，意外發現牢房的牆壁並不如看上去堅硬；將鑿牆的鶴嘴鋤藏在挖空的聖經裡，躲過了滿口聖經教義卻言行不一的典獄長的查緝；從發現牆壁可鑿通開始步步為營，不動聲色地讓獄友在其逃獄的棋盤上各司其職；以音樂和圖書潛移默化獄友，改善監獄風氣，並輔導獄友考取文憑，贏得獄友的信任與敬愛，而在獄友為安迪犧牲後，安迪終將逃獄的念頭化為實際行動。

這些串連雖在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尤其是一些被實用主義者認為「無實用價值」的科目，本片都彰顯了它們的「用途」，在此僅以有關音樂的一段情節為例：在安迪違規公開播放〈費加洛婚禮〉時，儘管犯人們聽不懂女高音在唱什麼，卻不約而同昂首聆聽，在工作的停下手邊的工作，臥床休養的也紛紛坐起身來，動人的歌聲在鯊堡上空迴盪，畫面彷彿被定格……一會兒，安迪的摯友瑞德（Ellis "Red" Redding）以感性的口吻道出：

「此時無言勝有言。她們唱出難以言傳的美，美得令你心碎，歌聲直竄雲端，超越失意囚徒的夢想，宛如小鳥飛入牢房，使石牆消失無蹤。就在這一瞬間，鯊堡眾

囚彷彿重獲自由。」

音樂的感染力不言而喻。

接下來，安迪因違規播放行為被關禁閉兩週，在解禁後與獄友同桌吃飯時，編導繼續藉由安迪與獄友們的對答，道出音樂的價值——

獄友：「關兩週值得嗎？」

安迪：「我最舒服的兩週。」

獄友：「屁話！獨囚最難熬了，度日如年啊！」

安迪：「有莫札特陪我。」

獄友：「他們准你帶電唱機？」

安迪（指指自己的腦袋）：「在腦中」，（摸摸自己的胸口）「在心底。音樂之美，是奪不走的。你沒體會過嗎？」

瑞德：「我年輕時吹口琴，沒興致了，在牢裡也沒意義。」

安迪：「就是在這裡才有意義，有音樂才不會忘記。」

瑞德：「忘記什麼？」

安迪：「世上有些地方，是石牆關不住的，在人的內心，有他們管不到的東西，是完全屬於你的。」

瑞德：「你指什麼？」

安迪：「希望。」

音樂能支撐心靈，讓人超脫現實世界的痛苦，即使被桎梏仍能感受到屬於自己的、不被剝奪的自由，這便有了希望。安迪雖然身在高牆內，身體不得自由，但有了音樂，他便享有心靈上的自由，這就是音樂的價

值，也是本片對音樂至高無上的推崇！

接下來再來分析安迪的「軟實力」，也就是心理素質這一塊，畢竟越獄不只是勞力活，沒有強大的心靈力量作後盾很可能半途而廢。本片安迪是以默默花費十九年時間挖通從沒有人想過能挖通的牆壁，並爬過五百碼（相當於五座橄欖球場寬）長度的污水管奔向自由，所以**沉著、毅力、敢於冒險和反叛**缺一不可，而這些特質編導在前面皆埋下伏筆：在安迪入獄當天，老犯人拿新犯人打賭，賭誰會第一個哭，瑞德看安迪弱不禁風，就把賭注押在他身上，結果瑞德輸了十根煙；安迪入獄後一直不聲不響，直到一個月後才為了要買鶴嘴鋤，主動跟瑞德說話；安迪被以包格斯（Bogs）為首的三姊妹性侵兩年，即使反抗總是被打得鼻青臉腫，但他沒有一次乖乖就範；為了爭取經費給監獄擴建圖書館，安迪一週寫一封信給州參議院，持續寫了六年；在出戶外公差時，聽聞海利抱怨政府徵收遺產稅，安迪主動上前說願幫他避稅，在海利威脅要把他扔下樓前及時說服了海利，不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還幫一塊兒出公差的獄友爭取到海利的招待。

關於**反叛**這點筆者想花點篇幅說明。此處所說的反叛不是背叛、倒戈之類的負面意思，而是勇於打破現狀和挑戰規則，是一種獨立思考的能力。電影中闡述反叛最深刻的片段，是關於「體制化」的探討。在獄友老布（Brooks Hatlen）坐牢五十年獲准假釋出獄後，因為無法適應外界的變化而走上自殺一途；在此之前，老布原想藉著挾持獄友再度犯罪以求能繼續留在鯊堡，獄友們納悶

老布為何不想出獄，瑞德對此提出了「體制化」的說法——

「老布沒瘋，他只是體制化了。他坐了五十年的牢，成了井底之蛙。他唸過書，在獄中有地位，出獄就成了廢人……監獄是怪地方，起先你恨它，然後習慣它，更久後，你不能沒有它，這就叫體制化。」

參考維基百科，臨床和異常心理學中有所謂的「體制化症候群」（institutional syndrome），意指一個人長期生活在精神病院、監獄等沒有自由的地方之後，他們在社會生存和生活技能方面出現了缺陷或障礙，一旦回到社會往往無法適應。然而揆諸現實，即便不是具象的封閉環境，個人也可能因為內在因素而「默許」自己被體制化——或許是囿於見聞，或許是缺乏自信，或許是恐懼後果，也或許是不想再努力，讓人逃避改變，於是順從制度，順從規則，順從不合理，從恨到習慣到依賴，環境凌駕個人意志，人因此失去主體性。雖然安迪對於瑞德這段話當下未加置喙，但在後來安迪與獄友談到音樂給人希望時，瑞德警告他：「朋友，我告訴你，有希望才危險，希望能把人弄瘋。希望無用，你最好認命。」安迪卻回答：「要像老布一樣嗎？」由此可看出安迪與瑞德的不同。瑞德雖然在獄中做著違禁品生意，憑著人脈和靈活的手腕幫獄友弄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但他仍是在體制下偷偷摸摸的進行，他的生命基調是「認命」；但安迪不是，他不接受體制化，敢於衝撞體制，敢於挑戰不可能——諾頓說沒經費擴建圖書館，他就寫信給州參議院；州參議院給了他兩百塊叫他

不要再寫信，他寫得更多，直到達到目的為止。也因為這樣，他敢於去開挖瑞德口中要花六百年才能挖通的隧道，並且對出獄後的生活抱持嚮往。

而在成功特質之外，最令筆者動容的，是安迪的人文關懷。所謂**人文關懷**，是一種關注和尊重人類價值和尊嚴的態度與行為，其核心在於肯定人性和人的價值，尊重人的理性思考，關懷人的精神生活等。人文關懷雖非成功要件，但本片在這點上特別給予肯定，因為對人發自內心的尊重，讓安迪收穫「人和」，間接帶來成功。編導用以下情節，展現安迪的人文關懷：

一、在入獄隔天，得知同期入監的犯人被海利打破頭最終延誤就醫過世，獄友們均沉默以對，唯有坐在遠處單獨用餐的安迪問了兩次「他叫什麼名字」。「名字」是每個人獨有的稱呼，是區分個體與他人不同的符號，失去名字無異失去人格，甚至失去存在的意義。由此可看出安迪重視人的價值與尊嚴，就算是陌生人也一樣。

二、出戶外公差時，安迪用自己的專業和海利談條件，他為海利報稅的報酬是請他的「同事」們喝酒，還說「做黑手的有酒喝，才有尊嚴」；當獄友們喝著冰涼的啤酒時，安迪悠然地坐在遠處的涼蔭下，曾經對他不友善的赫伍（Heywood）主動拿一瓶酒給他，他卻笑著說：「我戒酒了。」妻子命案當晚因為喝酒讓安迪頭腦不清，從此他便戒了酒；雖然自己不再喝酒，安迪仍關注獄友們的喜好，並以實際行動滿足他們的需求。

類似的片段還有兩處，一次是在違規播放音樂被關禁閉出來後，赫伍問安迪：「你沒別的可放嗎？比如漢考威廉斯的歌？」安迪回答：「來不及接受點播就被逮了。」後來到圖書館擴建完成，赫伍真的坐在裡面陶醉地邊聽邊唱漢考威廉斯精選集。另一次是在瑞德二十年假釋未過時，安迪記得瑞德說過他以前吹口琴，於是買了一個口琴送瑞德，還對他說：「別介意我找你同行買，我只想讓你驚喜。」這兩段也是筆者很喜歡的片段，除了細心，還展現了安迪的幽默感，身處逆境仍不忘幽默，足見修養。相比諾頓把收賄得到的「難吃」披薩賞給安迪，安迪給予獄友的都是他們想要的，由此可看出安迪的體貼與用心。

三、在老布脅持赫伍時，獄友連忙叫安迪和瑞德過去，安迪勸老布放下刀，當時他說的話是「誰都知道你不會傷害他，對嗎？因為他是朋友，而你明理」。情急之下往往容易說出真話，這簡短有力的勸說，喚回了老布的理性，也反映了安迪內心珍視朋友的一面。而在安迪越獄前，就為瑞德安排好出獄後的路，並告訴瑞德他會去哪裡。假釋後的瑞德想著與安迪的約定，沒有步上老布の後塵，依約到了巴克斯頓，在黑色的火山玻璃下取出安迪預先藏在那裡的盒子，裡面放了錢還有一紙短信，信中提到「希望是好事，也許是人間至善，而美好的事永不消逝」，這是安迪對瑞德「希望無用」的回應。筆者覺得與希望同樣美好的是安迪對瑞德的情誼，安迪在信中鼓勵瑞德再堅持一下，到芝華塔尼歐找他；瑞德因此重燃對餘生的熱

情，繼續前行，在芝華塔尼歐的海岸邊找到正在刷洗小船的安迪，好友相擁開啟新的人生篇章。

安迪的人文關懷形成良性循環，僅就越獄一事來看：瑞德回送安迪的三張海報發揮了掩護隧道入口的作用；赫伍給的長繩讓安迪在爬出隧道時能把裝有重要證物和乾淨衣物的袋子繫在腿上；獄友們出公差時幫安迪找的一箱箱石頭，讓獄方來查房時把焦點放在他刻的棋子上，疏忽了牆壁；因為幫湯米·威廉斯（Tommy Williams）補習取得文憑讓安迪意外得知命案真相，湯米為此引來殺身之禍，安迪終於在「忙著活，或忙著死」之間下定決心，跨出了逃獄的最後一步。

不過如筆者前面提過的，安迪只是個平凡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編導也沒有迴避這個問題，透過兩個事件來呈現安迪面對錯誤的態度和反省：

其一是「洗錢」。一開始安迪只是幫諾頓合法避稅，隨著外役監制度的推行，諾頓開始收受大量賄款，安迪轉而以假名蘭道·史帝文（Randall Stephens）幫諾頓作帳洗錢，讓他躲避查緝。安迪將此事告訴瑞德，瑞德盛讚安迪是「大藝術家」之餘也問他「你心安嗎？」安迪回答：「我沒幹壞事，只是洗錢。也許這是強詞奪理，但我隻手成立圖書館，幫助獄友考取中學文憑，典獄長憑什麼任我做？……我算是便宜賣給他。」由這段對話來看，安迪雖將洗錢一事當成利益交換，但「強詞奪理」四字也表露了他內心的掙扎——「外頭，我剛正不阿；進了牢，

卻大搞歪哥」。安迪在「鯊堡王」諾頓的統治下，只能被迫同流合汙，而他用來平衡道德良心的方法，是做他認為有意義的事；故洗錢一事對安迪來說，出賣的不只是專業技能，還有良知和底線。

一個電影沒演到但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如果不是後來的湯米事件導致安迪與諾頓決裂，安迪是否會繼續幫諾頓洗錢？筆者個人的答案是「會」，因為安迪曾跟瑞德說有他幫諾頓洗錢，諾頓退休時將是百萬富翁。安迪很清楚諾頓不能沒有他，而這正是他在獄中安身立命的憑藉，除非諾頓退休，否則此事不會結束，所以安迪只能熬下去。安迪洗錢確實是犯罪，不過在一個不講法律、道理的地方，安迪別無選擇，如果還不肯變通，就只能白白犧牲。之後安迪拒絕再幫諾頓洗錢，諾頓就示範了他會怎麼對付安迪——不僅關了兩次長達一個月的禁閉，還口頭威脅：「（洗錢）不會停止，要繼續，否則我要你生不如死。不再讓警衛保護你，不再讓你一人一間牢房，把你丟到雞姦狂當中，日日夜夜輪姦不休；圖書館呢？沒了，用磚頭封死，在操場焚書，幾哩外都看得見火光，大家圍著火跳紅番舞，我的話你懂嗎？」諾頓字字句句都扎在安迪心上，徹底暴露他的蠻橫殘暴。安迪再次回到諾頓身邊時已決定反攻，諾頓卻渾然不覺，還沾沾自喜地對安迪說：「你回來真好，安迪，沒有你差多了！」諾頓唯利是圖，監獄中的絕對權力加速他的腐化，自以為是上帝，在始業式就告誡犯人：「第一條規定，不可瀆神，不准濫呼上主之名。」來收編安迪時，引用

的聖經文句是：「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得跟著生命的光。」他的自大與貪婪讓他把人當工具，誤以為只要依靠權勢和利益就能挾制安迪，相比心存戒慎以「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家主何時來」來回應諾頓的安迪，諾頓的失敗更彰顯了道德良知的可貴。

其二是「殺人」，這是安迪入獄的原因。安迪第一次與瑞德攀談，瑞德就稱他「殺妻的銀行家」，安迪說「我沒犯罪」，印象中這是安迪在獄中唯一一次的認真否認，其他時候被問到這個問題，他都戲謔地學獄友們的說法「被律師害了」。安迪很清楚他的老婆和情夫不是他殺的，但辯解無用，所以也不到處喊冤；直到湯米告訴他真相，多年沉冤終有昭雪可能，安迪激動地立刻去找諾頓，結果諾頓不只否決再審的可能性，還將願意出庭作證的湯米槍殺，剝奪安迪僅有的機會。安迪決定逃獄前，才真正對命案作了反省——

「老婆說她很難了解我，像一本悶起來的書，她整天這樣抱怨，她很漂亮，我多麼愛她呀！我只是不擅表達。是我殺了她，槍不是我開的，但我害她離我遠去，是我的脾氣害死了她。」

儘管妻子是在與情夫纏綿時被情夫引來的小偷槍殺，安迪仍將原因歸咎於己身，不再追究過去的是非，誠心地懺悔；他把要送給瑞德的盒子埋在巴克斯頓的石牆下，巴克斯頓正是當初他向妻子求婚的地點，他牢記

著那裡的景物與求婚那天的點點滴滴。過去的恩怨已隨風，安迪留在心底的，是與妻子彼此深愛的那一段時光。安迪在此得到了救贖。

在真誠的反省後，安迪重新審視坐牢一事，便決定越獄。「是別人幹的沒錯，卻由我受罰。」說著這話的安迪，面上是明亮的、澈悟的笑，替人坐了將近二十年的牢，雖說是「命薄」、「沾染霉運」、「被捲進龍捲風」，但這風未免也颳得太久，想想實在荒謬。與妻子的一頁已翻篇，但十九年的冤獄和在獄中犯下的錯誤不能就這樣過去。安迪逃獄後，以蘭道的身分提走諾頓的黑錢，作為冤獄的賠償；再將洗錢的帳本寄給報社，徹底扳倒諾頓及其惡勢力，讓正義得以伸張。

安迪走後獄友們經常聊起他，一聊起他就眉飛色舞，無限懷念，而摯友瑞德的感觸無疑是本片最貼切的注腳——

「有些鳥畢竟是關不住的，牠們的羽翼太光輝了，當牠們飛走，你會由衷慶賀牠獲得自由。」

安迪學識淵博，品行雅正，讓他無論身處何地都散發光芒。才德兼備之人未必能事事如意，但可貴的是在困厄中仍能從容以對，盡其在我。編導以一個虛擬的人物傳達了對學識與品德的歌頌，對功利導向價值混亂的現代社會來說，尤具深刻意義。值本片在台上映三十年之際，謹撰此文與大家分享。